

台北華爾街 - 宇宙鋒

第二十三章 欲將恩愛結來生只恐來生緣又短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一章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第二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第三章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第四章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第五章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第六章 為問東風餘幾許 春縱在 與誰同
 第七章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戶牖
 第八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第九章 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
 第十章 霧失樓臺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斷無尋處
 第十一章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第十二章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第十三章 新結同心香未落 怎生負得當初約
 第十四章 撩亂春愁如柳絮 依依夢裡無尋處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
 第十六章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醒
 第十七章 欲眠還展舊時書 鴛鴦小字 猶記手生疏
 第十八章 風不定 人初靜 明日落紅應滿徑
 第十九章 也擬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 強樂還無味
 第二十章 珍重別拈香一瓣 記前生
 第二十一章 今夜夜長爭得曉 欲夢高唐 祇恐覺來添斷腸
 第二十二章 往事只成清夜夢 莫更登樓 坐想行思已是愁
 第二十三章 欲將恩愛結來生只恐來生緣又短

何秉燭在淒冷的沙發上翻來覆去一整夜，他沒有回家，他想自己一箇人靜靜，更想一大早王紅蕖來時就跟她相詰所有事情始末。

反側輾轉，輾轉反側。夜裡霜寒讓他寤寐惺惺，腦裡憂煩也讓他夢夢寤寤。好不容易捱得天亮，疲了，倦了，正待昏昏入眠，忽然間卻又門開了，將他驚醒。何秉燭扭過頭，睜開惺忪睡眼望去，只見王紅蕖舒舒徐徐地往他桌案行去，一如往常地幫他清理案頭文件雜物，然後由上衣口袋裡取出何秉燭從搬進來這辦公室第一天就交給她的鑰匙，打開袖箱，將桌上雜餘的物件置入其中，接著就弓下身，蹲了下去，好半晌都沒再露出頭來。

何秉燭心生訝異，不解她在桌案後頭忙些什麼，等了一會，仍不見她現身，於是站將起來，放輕腳步行至桌子側邊，卻驚見檜木桌後方未有人影。詫異之餘，不由揉搓雙眼，暗忖難道是一夜無眠，生了幻影。正自茫然之際，忽然王紅蕖由桌下鑽了出來，兩相照面，各自駭然。但見王紅蕖粉臉發白、雙唇微張、倒吸了一氣，像是沒料著這屋裡竟然有人，又像是作了虧心勾當被逮當場。

何秉燭見到王紅蕖這般花容失色，一時愧然，連忙道歉道：「對不起，我嚇著妳了……」可卻後話就接不下去了。

「我沒想到你這麼早來，被你嚇了一跳……」王紅蕖也一時無語。但只一旋頃，臉上便又有了血色，語調也回復平常：「剛才不小心把鑰匙掉了，我鑽到桌子底下去找，」說著就把右手一攤，讓他看手中的小

鑰匙。

「怎麼今天特別早？都沒聽到你進來。」

何秉燭嘴角略一牽動上揚，算是交待了箇微笑，然後說道：「妳有……看到……我的筆記本嗎？」他原想說「拿我的筆記本嗎？」但在對她的懷疑尚未證實之前，他不忍立刻就對這姐姐顯露疑猜。

「筆記本？你不是拿回家去藏起來了嗎？」王紅蕖有些愕然，何秉燭試著解讀她臉上表情，卻疑信參半，無法確知她是故作驚訝，還是真的無辜。

何秉燭暗自度量著王紅蕖所言所行，並瘖默冷冷地瞅著她，只盼她能「忽然地」想起那本子下落，卻驚見她杏眼飄忽閃爍，不敢與他目光相接，於是內中不禁悵然，益發懷疑她心有暗鬼。當此之際，兩人間無由地瀰起了一層淡淡隱隱的隔閡，令得很不自在，不知該如何相詢所惱之事。

「我昨晚半夜裡就來了，東找西找，就是找不到我的筆記本，」何秉燭奈不住這冷寂氣氛先開了口，見王紅蕖面有驚色，便又說道：「我帶回家藏著的那本是我老婆的，有一次她來找我時忘了帶走，我糊裡糊塗把它塞進抽屜裡，又糊裡糊塗地把它當成是我自己的那本帶回去了。」

「我上回已將你的本子放進袖箱抽屜，你帶錯了本子，那麼你那本就應該還在才對，」王紅蕖邊說著邊拉開抽屜找了起來。何秉燭見她這番動作，不禁心裡犯了嘀咕，暗道莫非自己多疑了，但繼之一想，她每天都來開這抽屜幫他清潔整理，有沒筆記本早應有

數，卻還偏要打開來尋找，這舉止似乎做作了。

窸窣窸窣搜尋了一會，王紅蕖仰起頭，一臉愀然，頗是心焦模樣。何秉燭雖心中對她頗有懷疑，此下也只好說道：「妳知不知道可能到那裡去了？」

王紅蕖緩緩地搖搖頭，眉頭略略關鎖著。何秉燭見問不出所以然，只好輕歎一氣，暫將對筆記本的懸念放下。

無言對望了一會，何秉燭轉過身，一臉愁容地走到玻璃茶几旁，拿起昨夜由王紅蕖抽屜裡找到的那疊稿底，愣愣歎立了一會，然後再回過身，擬行向前相詰王紅蕖，卻見她正面帶狐疑地朝他走來，於是索性站在茶几旁等她行近。

「你昨晚就睡在這裡？」王紅蕖指了指沙發問道。「嗯，」何秉燭略顯恍惚，漫應了一聲。王紅蕖看了何秉燭一眼，知他心事甚重，但猜不透除了筆記本，是否另有其它苦惱。

王紅蕖趁何秉燭瞬目分神之際，偷偷打量了他一下，但見他雙顴暗淡、雙肩低垂、胸陷腹凸、身形憔悴，一副心神不寧、失意消沉模樣，不由疼憐之心大起。只是這番憐惜心意才剛浮起，何秉燭已抬起手，將稿底遞至面前，驚得她粉臉發青。

「我昨晚一直找不到筆記本，想到妳心情不好時會到屋頂抽菸，因此去開了妳的抽屜，想找根菸，」何秉燭實在狠不下心對她說重話，只好迂迴地先起箇話頭，盼她主動接話，卻偏生又瞧見她雙眸飄來浮去、臉色

陰晴不定，於是不自禁地黯然神傷，知曉應沒多少差池，大概就跟他揣想的一般。

王紅蕖低頭默默，半晌無語，何秉燭心情更加沉重，耽憂害怕的事情成真，惶恐若果真是王紅蕖暗中使壞，將來不知該當如何與這箇血緣至親的姐姐共處。何秉燭正自躊躇著，忽然，王紅蕖仰臉歎道：「如果不是礙於姐弟人倫，我一定不會將對你的感情深埋著，都不敢告訴你……」何秉燭聞言大駭，不敢置信。雖然過去與王紅蕖曾經有過幾次若似深情的對望，也有過幾回若有似無的相憐顧盼，但都僅只是心中疑猜，未敢遽下論斷箇中藏有兒女之情，因此如今親耳聽聞，難免驚悸。不過更讓他心驚膽顫的是她的這番告白究是何意？難道說她是出於愛恨交纏的嫉妒所以犯下這些荒誕妄為？何秉燭不敢細想，只能勉力壓鎮下狂跳小鹿，靜候她續表衷悃。

「你跟白映帆勾三搭四，我都知道。你跟樓盈盈私裡暗會，我也看在眼裡。這些都不打緊，畢竟那是你風流天性，就跟爸爸一樣，當不得真。但是，柳依依就不同，她是你的妻子，會站在臺面上分享你的榮耀，在鎂光燈下接受眾人的喝采。憑什麼我要做牛做馬地去成就她。」

王紅蕖眦目嚼齒，瞪了何秉燭一眼。何秉燭沒見過王紅蕖這般憤懣模樣，著實大喫一驚，但經她這麼露骨地說清講明，心裡頭卻反倒輕鬆、踏實了。他不用再猜疑彼此心境，不須再曖昧兩人關係，他已清清楚楚地明白她是出於嫉妒，一種因愛而恨的情愫，只不過讓他意外的是她的嫉妒是針對柳依依，而不是他。原本他以為的是王紅蕖自小

即無父愛，因此固然對他有祕藏心中的兒女私情，卻也嫉妒備受父親愛寵的他，所以在愛恨交攻下，她一時迷了心竅，乘隙離間他們夫妻，一方面想讓他苦痛，另一方面則報復父親對她生母的不義。

王紅蕖見何秉燭臉上怛然若有悸色，驚覺自己失態，忙柔下目光，緩聲歎道：「剛搬進來這辦公室沒幾天，柳依依來找妳，走的時候忘了將筆記本帶走，就擱在這透明茶几上，」邊說著王紅蕖邊低頭凝視著小茶几，似陷思索之中。何秉燭有些心焦，想知後文，但又不敢催她。

頗一會後，王紅蕖仍舊盯著小茶几，但已經啟朱唇，幽幽地說道：「她走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幫你整理完辦公桌後，看到茶几上有箇筆記本，像是你的那本，我覺得訝異，這本子一向都是我在保管，你看完後都會再交給我收起來，而你最近都沒跟我要來看過，怎麼會出現在這裡？」何秉燭聽到這經過，內中漸漸明白。

「妳發覺那是依……那是她的後，就模仿她的筆跡，把胡北風那箇東西寫上去？」

「我想到這是一箇讓你疏遠她的大好機會，又想到曾經你在酒後跟我抱怨過懷疑她跟大學時的筆友北冥鯤一直藕斷絲連，甚至懷疑胡北風就是北冥鯤，所以我就先將那本子藏了起來，然後上網找到北冥鯤發表過的那首『藍花風信草』，接著再花了一天工夫模仿本子裡的筆跡，將那首詩寫在封底頁，並再打了一箇書信版的夾在筆記本裡，」王紅蕖也不管何秉燭愈聽愈驚，只自顧地和盤托出。

何秉燭眼前一陣昏黑，原來他真的是被王紅蕖設計了，原來柳依依並沒騙他，她真的不曉得那首詩是怎麼現身在她的筆記本上頭，甚至說不定就如同她說的，她真的沒再跟北冥鯤聯絡過，是一直到最近才知曉那人就是胡北風。

何秉燭原以為他會懊恨交加，會恨不得趕快飛到柳依依面前跟她懺悔認錯，但是出乎意料地，他心中全尋不到半絲愧悔，也尋不到半絲難過，唯一能讓他明顯感受的就只是奇異而難以言喻的平靜——他像是靈魂出了竅，漂浮在半空中，靜靜冷冷地俯瞰著自己。

「這些東西準備好後，我一樣是利用隔天早晨幫你整理辦公室的機會，把柳依依的筆記本放在她當初遺留的地方。」王紅蕖用目光點了一下小茶几，接著又說道：「同樣那天的中午，我們跟調查局的人吃飯。回來後，我先幫你把電腦裡跟李天福有關的聯絡記錄刪掉，然後走回座位把你的筆記本拿來給你。你稍微翻了一下後，問我在你把它拿回家收藏前，先藏在那裡？我……」王紅蕖臉上忽然一抹淡淡嫣紅，何秉燭覺得納悶，但還沒來得及猜測，王紅蕖已嬌嬌地接著說道：「我看你問我的樣子，知道你……心懷不軌，想偷看我……我接過筆記本後，就彎……彎下腰，把筆記本放進袖箱的最下層抽屜。那時……那時你還故意將椅子往後挪，偷看我的……背影。」

何秉燭劈然一陣耳熱，直羞得口乾舌燥，呼吸急促了起來，原來自己這些偷窺伎倆早就被她識破。

王紅蕓似乎還沉浸在被心愛人暗裡欣賞的歡愉中，平常淡淡帶有男兒英姿的神色已不復見，換上的是略顯忸怩的嫵媚面容。何秉燭雖心喜王紅蕓對自己心有傾慕，但世俗禮法還是讓他知所約束，因此不待王紅蕓綺思中醒轉，也不待自己面上紅赧逐漸消退，他按捺住疾疾心跳，裝作無事般淡然地轉移話題說道：「那天傍晚，我在茶几上看到那箇本子，起先以為是自己糊塗，把這麼重要的東西亂扔，一直到拿回座位、要鎖進抽屜前，才知是她的。這時，偏巧白映帆來了一一」

「你就匆匆忙忙地把本子胡亂塞進抽屜裡，」王紅蕓詭譎地笑著說道，就只見何秉燭一臉狐疑。王紅蕓早已預期何秉燭會有此神情，因此便故意又賣了箇關子：「我都有看到喔！」何秉燭心中大駭，想到王紅蕓的資訊專長，兩眸不禁四周搜索了起來。

「放心，我沒裝隱藏式攝影機。」王紅蕓訕笑地接續說道：「想也知道。你一看到白映帆穿的那雙鞋，魂早就嚇飛了，自然是抽屜一開，東西草草亂丟進去，趕緊把她帶走為是，那還顧得了其它。」

何秉燭全身一熱，臉赧得直似紅蔥頭，王紅蕓卻偏不饒他，又剝了他一層皮：「你帶她經過我旁邊時，還以為我不知情，怕被我發覺了，刻意擋住我的視線。事實上，打從她一進門，我就看到了。」王紅蕓頓了一頓，然後皮笑地補了一句：「你眼光真不錯，那雙鞋的確好看。」

何秉燭原是心懷忿氣，要興師問罪的，並期待王紅蕓能給箇說明，到底他的筆記本

到那裡去了，但此刻他卻反倒洩了氣，被她消遣得無地自容。不過，畢竟他深具城府，只須臾便拋卻了羞臊愧赧，心眼裡暗暗盤算起該當如何套話，讓王紅蕓說出實情。

「所以再隔一天的清早妳就已經知道我抽屜裡有兩箇本子，」何秉燭故意別開臉，裝作自言自語般地歎道。也不知王紅蕓是識破計謀，未入彀中；還是真的事已關己，須得誠實相告，就只見她面色凝重地說道：「要是這樣就好了。那天清早我們約了人在外面開會，所以我一進辦公室，就儘快將你的桌案收拾乾淨，然後趕緊回到座位準備要帶出去的資料，根本沒空去注意抽屜裡有幾箇筆記本。」

何秉燭雖然依舊不信王紅蕓所言是實，但瞧見她雙眸黯黯含憂地睇視著自己，不由胸臆泌湧起暖流，心中的懷疑也有了鬆動。

「不過，那天之後的情況，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我再也沒在你抽屜中看過那種筆記本——不管是你的，或是柳依依的。所以，我一直都以為你已經帶回去藏好了，」王紅蕓邊說著，眉頭的愁霧愈聚愈濃。何秉燭凝眸與她對望了一晌，內中疑猜幾已全消，但是隱隱之間，卻又依約有箇朦朧掛念，似乎有箇環節兜不圓攏。

何秉燭原擬分神尋思有疑之處，只是王紅蕓又開了口：「其實，你剛才看到我鑽到桌子底下，並不是因為鑰匙掉了，而是為了把電腦後頭的這箇東西拔出來。」王紅蕓由上衣小口袋裡取出一箇小巧的USB裝置，就像尋常的隨身碟一般，何秉燭眉頭一皺，露出不解神情。

「還記得有一回樓盈盈來找你嗎？你送她出去的時候，恰巧看到我匆忙地關掉一箇類似 Skype 的畫面……」王紅蕓看到何秉燭點了點頭，便又接著說道：「透過這箇無線傳輸的高解析度監控器，我可以在你完全不知覺的情況下，看到你電腦上即時的畫面，聽到你房間內的對話，甚至遠端打開你螢幕上的相機，看到桌前的你。」

或許是太多驚異接連發生讓他失了知覺，也或許是短短時辰內他已接受了這樣的王紅蕓，何秉燭心頭只微微一震，並未如之前出現駭悸情緒，甚至無獨有偶地，他還莫名地暗生憐惜，感慨她是出於愛他之心而有這些鬼崇舉止。

「我們辦公室的電腦都有防火牆護著，很難破解，但是這箇無線裝置就不一定。李天福的案子在昨天爆發出來後，我耽心這會是一箇洩密源，所以今早一來，趕緊把它拿掉。」

何秉燭聽聞王紅蕓這番坦白，對她再無懷疑。雖然筆記本的下落仍無頭緒，但過去這一夜已折騰他夠了，他不想再去煩惱傷神，他只想暫且偷安，尋箇清靜。

何秉燭緊繃的雙肩慢慢鬆垂了，高懸的心也漸漸緩解了，這時他才留意到王紅蕓穿了套豎領緋紅套裝，把她的粉臉襯映得嫩嫩白白，煞是動人，而她那雙黑晶明眸，雖不若樓盈盈流轉善睐，卻也正順柔地對他含情凝睇著，既不防嫌，也不避諱。何秉燭被她這份款款情懷所感，潛意識裡礙於俗世規範原是要閃躲她目光地，卻也並不閃躲了。兩人眷眷相顧了一會，王紅蕓忽然輕移蓮步，

望他靠了過來。何秉燭喉頭咕嚕一聲，心中小鹿掙脫了樊籬，朝著春天草原蹦跳而去。

何秉燭摟過王紅蕓，像薰風拂過紅英，暖暖柔柔地吻上她的朱唇。霎時間，草原上綻開朵朵嬌豔紅花，含羞帶怯，敲斜款擺，曼妙的姿影臨風倩倩，娉婷的丰韻迎曦嫋嫋，惹得蜂蝶翩飛狂舞，雲雀亂囀高鳴……

不知流轉了多少旖旎春光，也不知消磨了多少軟語溫存，直待得一陣奪魂手機鈴響驚醒意亂情迷，王紅蕓才訕訕地離了何秉燭懷抱，不捨地走將出去。

何秉燭猷猷地看著王紅蕓將門掩上，恁由手機惱人漫響。頗一晌後，鈴聲歇止，室中除了王紅蕓的淡淡餘香，就只剩蒼白的空寂與慘綠的心亂意煩。

何秉燭在沙發上黯然枯坐了良久，腦子裡一忽兒寒蛩怪蟲唧唧啾啾苦亂鳴，一忽兒柳梢黃鸝嚶嚶關關啼婉轉，又一忽兒瑟縮雀鳥吱吱喳喳叫悽惶，總之就是沒半刻安寧，沒一晌平靜。不過，約當幾陣愣愣瞠瞠，又約當幾陣愕愕睜睜後，何秉燭腦裡頭的聲音漸漸靜悄了，昏暈的眼神也慢慢添了光彩。就在這時，驀然一箇模糊影像掠過心頭，是王紅蕓詭譎含笑地瞅著遠方。何秉燭頗是疑惑，不知何時見過王紅蕓這樣的神情。他努力想了一會，既不明白為何出現這箇幻影，也不清楚這場景是真是假。

何秉燭尋思不得，無奈地抬頭擺扭頸項，鬆解連日的壓力，無意間那幅『宇宙鋒』又從眼前晃過，只此剎那，整箇場景忽然明朗了，那是「宇宙鋒能源科技」成立大會那

天，樓盈盈巧扮散花飛天壓軸出場贏得了滿堂喝彩，他卻看得膽戰心驚，害怕柳依依會由電視轉播上看到這一幕，因此無心欣賞精采表演，只是不斷分神思索到底是誰暗瞞著他，逕自安排了樓盈盈來擔綱這箇重要角色，而就是在茫然無緒之際，他瞧見到王紅蕖曖昧詭笑地暗覷著樓盈盈。何秉燭憶起在那當會他曾心有不解，但只才一瞬便又因李青牛上臺總結、帶動另波高潮而忘卻細究。何秉燭追憶至此，登下惶惑生疑，暗忖難道是王紅蕖設局，故意讓樓盈盈大出風頭，目的是讓柳依依看到轉播時，自然而然地連想到樓盈盈與他關連匪淺？

一抹苦窘愀然湧上心頭，何秉燭尷尬地趕忙將猜嫌王紅蕖的念頭揮去。他暗罵自己一聲，明明已對王紅蕖冰釋前嫌，怎生又對她疑猜。但是，強壓下了這廂的疑竇，那廂卻偏又冒出更多迷團。

何秉燭心眼裡掙扎了許久，不願相信王紅蕖有意陷害他，但眼前許多事實卻又令他不得不對她起疑。

何秉燭弓起背，又黯然愁坐了良久，一直到尋根究柢、了卻嫌猜的念頭愈凝愈濃、再也克抑不下時，才拋丟害怕揭穿真相的惶恐，由沙發站將起來，惴惴不安地走到大辦公桌後方，蹲爬到桌下，搬出電腦主機，細細檢查機身上所有插孔，確認每條連接線、每箇外接裝置，待驗查分明，瞧不出異狀時，胸中的跼促忐忑才蕩然逝去，大鬆一氣。只是，不知何由地，胸口的重負才剛懈下，一條隱隱的絲線又冥冥中將他的思緒牽引到「宇宙鋒能源科技」成立大會那天發生的惑人事件，逼得他只得再打起精神，不計

心力已疲，勉力細思箇中關連。

他回想起那天李青牛跟政客們在臺上風光地展示完零度能原型機後，李青牛開懷地邀記者們近前拍照，頃刻間就見臺下一陣紛亂，眾人蜂擁而上，擾擾嚷嚷地搶成一團，而在這忙亂當口，忽然底下一聲驚呼，一位女記者撲跌在地，踢翻了紅地毯邊角，將原本蓋覆其下的粗大電源線掀露了出來。他記得那時候他眼尖，剛巧瞧見Dr. Yakusheva急趨向前，駭駭惶惶地將電源線藏入紅地毯下，似乎想隱瞞些什麼。他也記得那箇時候，他心涼了半截，害怕著了李青牛的道，耽心是李青牛暗通了那Dr. Yakusheva來訛詐他。他更還記得那之後的兩、三天，他饑不能食，寢不能寐，既無心進辦公室，也無意去立法院，甚至連家也都不回，不僅是王紅蕖尋他不著，柳依依也覓他無處，他揪著心、扒著肝，就只是緊追著Dr. Yakusheva及介紹他們認識的雷洪光，一心一意想弄箇水落石出。

何秉燭腦海裡浮起這些過往，一幕幕都還歷歷如昨，但是他卻不明白為何對王紅蕖的疑猜會連想到這些經過。他放任思緒如輕燕翻飛，暗盼能領他尋出箇頭緒。只是起初時，燕渺雲翳，渾不著邊際。次後來，則燕落亂林，急昏昏探無出路。於是只好放寬心，鬆開牽掛，聽任燕起燕落，臨風迴翔。沒多會，奇蹟似地，心澄了，意寧了，燕身也輕盈了。就在這時，忽如一箇靈光閃爍，他明白了，原來是那麼條關聯。

何秉燭耳際彷彿又聽到Dr. Yakusheva用濃厚的俄羅斯腔跟他道歉情急失態，以致於引起無端誤會；眼前也彷彿再見到雷洪光幫

著Dr. Yakusheva用淺白的中文，避開生澀的物理術語，不斷地解釋微波逸洩及電磁屏蔽；而眉額間更彷彿又沁出了汗，一如典禮那天坐在臺上時的感受。剎那間，何秉燭痠僵的肩頸鬆弛了，看來自己對王紅蕖是誤會了，就像當初誤會Dr. Yakusheva一般。何秉燭暗道了一聲萬幸，還好當時窮追猛究，給了雷洪光及Dr. Yakusheva解釋的機會，才弄清楚來龍去脈，知曉禮臺上的零度能裝置仍是實驗階段的原型機，須得靠強力的電磁屏蔽來阻絕誘發出零度能時所共伴產生的微波，而那絆倒的女記者剛巧將提供電磁屏蔽的粗大電源線踢鬆了，以致於大量微波外洩，震蕩加熱人體內的水分子，造成禮臺上眾人無不頻頻揮汗。何秉燭又再暗道一聲萬幸，還好自己沒有執著表象、沒有執意眼見為實，儘管憂心如焚，卻還是沉穩心性，將真相抽絲撥繭出來，否則必定就是像CNN那權威記者Aaron Roussos一樣，眼底看的、心裡想的就只是一箇滔天陰謀、一箇驚世詐欺，如此一來，驚慌失措之下，不僅葬送了一箇千古大商機，更將讓自己成為天下笑柄……

何秉燭這番思慮已不知來回反複了多少次，但每次思及總還頗有餘悸，只不過這一回卻是在心悸之餘更有另番關想——就如同自己曾經誤會過Dr. Yakusheva一般，表面上所見跟事實真相實有天壤之別。表面上，王紅蕖出於嫉妒柳依依之心，暗使許多心眼要來構陷柳依依；但實質上，王紅蕖是出於愛他之情才用計使壞。

何秉燭想通了這層道理，心情頓然輕鬆。但只才一霎，脊背大椎處竟油然湧起一

股暗流，極酸、極苦，循督脈直上，流過風府，竄犯百會，然後下行上星、神庭，至腦門處，旋即一分為二，一道疾行承泣，另道撲奔迎香；沒一抹電光石火工夫，更化作極深極沉的悲楚，將亙古之哀、千尋之悽翻攪出來；而未及俄頃，他已是涕零如雨、淒楚難當。

何秉燭低泣了一會，肝腸欲裂。這時，潛滋心碎之中，忽如一道高大灰黑的心魔隨著涔涔熱淚珠滾而出，無影無蹤、無聲無息，彷彿立於身後，又似乎籠罩周身。何秉燭眼前一陣迷濛，隱約之間，那心魔探低了頭，附耳低言，悵然嘆道：「欲將恩愛結來生，只恐來生緣又短……」何秉燭臉色登時鐵青，原來在他的心海底處一直眷戀的是王紅蕖，原來早在中學時於高雄老家見她一面後，那顆祕戀的種子就已深深埋下……友聲